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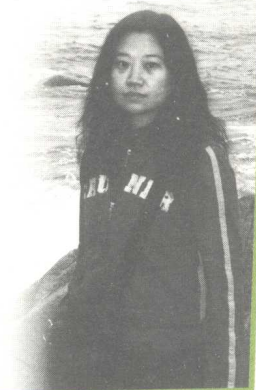
WENXUE
YINJUN

『文学银军』丛书 第一辑

小说集

镜子里面的舞蹈

平原／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小说集

镜子 里面的舞蹈

平原一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子里面的舞蹈 / 平原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8.7
(文学银军丛书. 第1辑)
ISBN 978-7-227-03869-6

I. 镜… II. 平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6012 号

镜子里面的舞蹈

平原 著

项目统筹 戎爱军

责任编辑 冯中鹏

装帧设计 吴海燕
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7.25

字数 200 千

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869-6/I·1028

总定价 2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文学银军”丛书【第一辑】【十卷本】

总策划 崔 波

策 划 王儒贵

组 委 会

主 任 尤艳茹

副主任 郭文斌 罗云飞 丁 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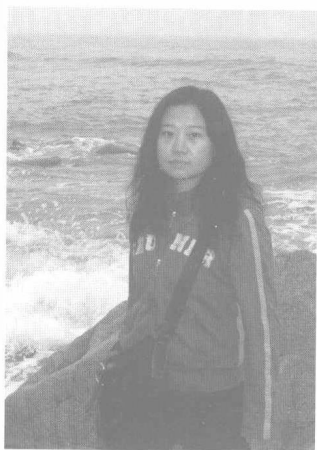
成 员 郭可峻 韩冬梅 马志恒 李德超

编 委 会

主 编 郭文斌

副主编 哈若蕙 闻玉霞

成 员 高耀山 戎爱军 曹海英 张 涛



平原

70年代生 回族，199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。199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。曾用笔名木妮。已在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朔方》《黄河文学》《佛山文艺》《香港文学》等期刊发表小说约二十万字。现为银川市作协副主席，宁夏文学艺术院首届签约作家，《黄河文学》首届签约作家。

序

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、银川市委书记 崔 波

2005年6月,《现代生活报》对《黄河文学》签约作家进行报道,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“新银军”的概念。2008年3月,在《黄河文学》创刊100期之际,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、最权威的官方网站——中国作家网推出了《黄河文学》专题,并正式提出了“文学银军”概念。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,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能称为“军”的,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,其次要有战斗力,第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。“文学银军”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,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。近年来,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,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,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,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,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,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。郭文斌短篇小说《吉祥如意》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。在“文学银军”的冲锋下,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;通过“文学银军”及其作品,越来越

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，认识了银川，乃至喜欢上了银川。

为“文学银军”的形成和崛起，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《黄河文学》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、青年作家方面，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如《黄河文学》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成功，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。当然，“文学银军”不是突然间形成的，有其历史渊源。长久以来，在银川这片土地上，一批又一批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，在不停地艰难跋涉，在孜孜不倦地创作，其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、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。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、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，才使银川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。

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，肯定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，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，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；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，文化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。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、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，为“文学银军”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，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银川文学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。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，都反映了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。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；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、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。这个时代为

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，也赋予了文学创作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、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。我欣喜地看到，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，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，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，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。这正是“文学银军”能够形成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。

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，“文学银军”丛书的结集出版，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。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“文学银军”的主力，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整体实力。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，可以进一步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，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气象；也希望“文学银军”们把握时代脉搏，紧跟时代步伐，贴近实际，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，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！

2008年7月16日

木妮的生活与写作

石舒清

生 活

木妮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，这比她的写作给我的印象还要深刻。木妮是有公职的。她在一家报社工作，而且工作也似乎比较忙的，然而给我的感觉，她好像倒是一个自由职业者。这可能和她的气质及精神状态相关。木妮即使做加班加点的工作，也不免带着一些散漫游戏的样子，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工作质量。出于她手的活儿总是让人放心的，甚而会让人加以激赏和赞叹。一次要出一篇报道，发稿在即，几个人在电脑前你一句我一句的帮她完成着那篇稿子。这样七嘴八舌的怎么能写成一篇文章？木妮在灶间忙乎着，不时举着两只湿手过来向屏幕上看一眼，看报道给她写成了没有。那帮人根本不会写什么报道的，倒是在误她的事。我有些替她担心，但报纸如期出来，报道也赫然在上，已完全不是几个人玩闹时的样子。看来她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开心的机会而已，报道终究是要她自己写的。那么她是什么时候写就的呢？那么短的时间，而且她一直就是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。举重若轻，在不着意中做事并成事，这是木妮曾多次留给我的感觉和印象。

木妮好像从来无法专注在做一件事上，总好像是有些心不在焉顾此失彼，她的这种顾此失彼，倒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穷于应对的

忙乱状态，而好像是和她这个人很相适应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一时之顾如她所愿，一时之失也并不十分在乎，她好像就是这样的。她如果是一个拳手，那么就只适合打太极拳，而且这一套太极拳她也未必给你尽耍下来，很可能练到一半，别人正看出一点门道时，她却突然的一个收势，让你无所看。她对诸般生活看来是有兴味的，这些年来，除了一份本职工作外，她还写作、登山、开店等等，忙是够忙的，近年来在贺兰山深处又弄了一家文化公社，常开了车在银川贺兰山之间来往着，想来也是一份悠游惬意的日子。但我总觉得她的种种行动和兴味中都有着一丝懈怠和倦意，使她不能全力以赴，使她易于打退堂鼓。这是一个攀到半山腰会停下来长时间休息的人；是一个对攀登极峰会忽然间失去兴趣的人；是一个十分力只会使出六七分力的人。虽然这六七分力使出来，力道也不错的，但总是让你感觉到还有一些余力没有使出来。为什么不一鼓作气，尽使出来？她有她的想法的吧。她就是这么个人。我觉得木妮的心思是很深远的，她似乎并不需要多费力气就可以达到深远，就像一炉火还燃得正旺烈时就知道结局是灰烬；就像一朵花盛开伊始就知道必有凋谢的命运。对结局的过早洞悉自然会影响到开头和过程的吧。

但也不尽然，木妮身上也还有着野烈的一面，飞蛾扑火的瞬间，她也会有的。安静着的火。觉得这个说法，于她也是很合适的。

木妮看起来显得亲和，这使她有着很不错的人缘。有几年，周围的文学气氛不错，大家时不时会聚上一聚，通通信息，谈谈各自写作上的甘苦。这总得一个人来张罗的。那时候，有号召力，能轻易把大家张罗到一起的，木妮无疑是要算一个。直到今天大家谈起那些年，也不免有动于衷，心向往之。她还陆续参与并操持过一些文学盛会，影响不小。我在好几个诗人的诗里看到过她的名字。想她要是能有一个合适的角色，一定能做出不少有益于大家的事来。一帮子写作的人里，像她这样守一方地盘（她在编着报纸的副刊），

能联动大家的人，真是数也数不出几个的。

写 作

木妮的写作，我以为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写得不错；一是写得太少。文如其人。她的写作更是不多着力，随兴而为。她要出书了，这是让人为她高兴的，但同时我也想，她的作品，或许也只够出这本书吧。即使有所盈余，也一定所剩无多。出书算是让她有机会直面了一次自己的写作状况。

看木妮的小说时，就不免希望她能多写一些。她的文字、情绪、文字中的那种对人事对自我的认识和态度、那种风吹草动一般的自然、从容和裕余，都能给人留下一定的触动和印象。一时的感觉似乎并不强烈，但正如吃橄榄一般，会觉得其味渐出，味之深长。和我们写作的过于正式化不同，木妮的写作会给人某种非正式感，就像她不是在写小说，而是在写信或者日记，甚至连这个也不是，只是一些随感随记，虫臂鼠肝，雪泥鸿爪，隐隐显显，若无还有，被一种漫漫絮絮的情绪激活并统摄了起来，就形成了她的小说。这样的小说，其实是不好写的，一旦写得好，就易于成为小说中的上品。但愿木妮能于此多些认识和努力。

不少人的写作都难免与稻梁相关，这其实也无可厚非。所幸木妮的一份稻梁不必在这里。这便好。如此可使写作变得单纯和自由起来。凭着木妮的资质，凭着她写作的单纯和自由，她应该会写出更好的东西来吧。

2008年4月15日

目录



序 / 崔 波 001

木妮的生活与写作 / 石舒清 001

雨夜驶过 P 镇的列车 / 001

洛拉格日朗的一个片断 / 019

恐龙灭绝在星期七 / 028

是谁发明了指南针 / 042

情人节遗失的若干朵玫瑰 / 054

大亚湾酒店的婚礼 / 068

仓皇之箭 / 078

镜子里面的舞蹈 / 091

水印 / 102

坝 / 113



目录

执拗的晚宴 / 124

双鱼星座 / 136

天亮说晚安 / 149

爱人同志 / 161

小鸟飞飞 / 172

英雄景小明 / 184

苏茜 / 192

校庆 / 202

跋 让“文学银军”异军突起 / 尤艳茹 216

雨夜驶过P镇的列车

卢福牵着阿小的手已经在这座站台上等了好久。

身后的候车室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，连同卢福、阿小在内的八个人都站在站台上不动，眼巴巴地看着一节接着一节的车厢呼啸着向南驶去。列车带过的风吹开了卢福的衣襟，弄乱了阿小的头发。

P镇的这个站台卢福头一次来。不像火车，卢福六岁的时候就见识过。那次他受着一股无名的力量牵引，脚下生出了风，刚跑出自家的麦地，就见到了P镇传说得当紧的黑糊糊的火车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P镇开始筹建这个车站。镇上贴出告示，凡有十四岁以上孩子的人家，按人头每人出三百块钱，如果你不愿意出这钱，家里的孩子将永远没有在站台等车的权利。

卢福是家中老三。父亲交上去三百块钱，让他的二哥上了站台。

那时他的二哥正好十五岁，父亲给他穿上家里唯一的一件料子服——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，母亲从舅舅的头顶上取下了一顶黄色的军帽扣在二哥头上。最后，父亲咬了咬牙，将他压在箱底的印有“奖给模范饲养员”字迹的人造革皮包颇为郑重地放到了二哥手里。

父亲牵着二哥的手，在站台上站就是一个月，可是呼啸的火车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第四十天，父亲身旁的一个人提醒说，好像从来没见过这列火车停下来过。这下人们开始有了反应，他们质问牵着一双儿女同样在等车的镇长。镇长慢吞吞地说，这么大的一个

家伙，光停下就得费不少工夫，留给咱们镇的那节车厢还在后面。

第三个月的头里，下了场雪，卢福的母亲见父亲还没回来，就约了几个人去站台送棉袄棉裤。被站长拦住，他说，这个站台是有暖气的站台，里面热得穿着薄褂都要出汗。等上了车还要好，想热就热，想冷就冷，这些笨重的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
第四个月刚过，下了一场雪，雪大得遮住了天，一下就是好几天，雪开始转小的那个傍晚，父亲带着一身雪花回到了家。一连气喝了五碗砖茶后，父亲才开口说，二娃上车了。

卢福再没见过他的二哥——二娃。那时候卢福十一岁。P镇那些上了车的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回来过，但不知P镇的人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都知道他们各自的孩子的情况，比如娶上媳妇没有，比如生了几个孩子。后来镇上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分析，怎么可能回来么？只有那么一条轨道，这趟车轰隆隆往南不停地开了十七年，根本腾不下往北回的路。

进站的费用每年都在涨，今年新上任的镇长在喇叭里讲，要把车站弄得漂漂亮亮，冲着火车的那面全装满灯泡，让火车能将P镇的车站从那些黑头黑脑的车站区分出来。这样火车一到这里才愿意停下来。

车票涨到八百元。卢福只攒下一千元，原来指望着阿小和他的姐姐棉花都能上车。现在只能让阿小一个人去了。留下棉花，卢福心里窃喜。再怎么说明，自己还是舍不得两个孩子同时走掉。留着棉花，家里就留着颜色。

卢福从三个月前进了站就再也没有坐下过，他跟他父亲一样，害怕一打盹的工夫就耽误了孩子的前程。下一次火车再停下来不知

道要到什么时候。早上车早享福。

卢福再一次环顾四周，阿小是这群等着上车的孩子中年龄最小的，只有十一岁。卢福为此颇为得意。虽说按照镇上的规定，要年满十四才能上车。可是卢福的舅舅在镇上公安局，就给阿小改了户口。不过镇上年满十四的孩子越来越少，能走的全都上了车。余下没钱走不了的，也一直没钱。比如后洼乡三村，这十八年总共才送出去三个孩子，还是由村长挨家挨户在全村集来的款资，最聪明最听话的孩子才可能被送上车。那是一个庞大的仪式，卢福有幸见识过。三村那次上车的孩子叫水娃，被全村的人簇拥着走了一天一夜，到车站的时候，水娃他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冲着全村的人磕了几个响头。卢福听人说，本来要走的不是水娃，原本选出来的那个孩子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，整日躺在床上咳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，村子的人等了一个月，见还没有好的迹象，就又选了水娃出来。

火车终于停下来的那天夜里，下着大雨，还好卢福带了伞，他把伞撑到阿小头上，一直到阿小的脚踏上踏板，阿小回头看卢福像是要哭出来，就着雨水卢福抹了一把脸，拍拍阿小瘦伶伶的脑袋，阿小就被人扯上车。卢福听见一声长鸣，本能地闪开身子，就看见这黑糊糊的东西咔嚓咔嚓挪动起来。

卢福回到家，先被阿小妈的尖叫声吓了一跳。阿小妈指着他的脸问咋了。卢福用手一抹，抹下一层黑来。他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刚才下了雨，火车的上半截就变成了白的，不像他小时候见到的那个黑色的火车了。

阿小上了车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和他以前闻过的任何味道都不一样。有点酸，还略发苦，让喉咙上方有些不适，阿小打了个

大大的喷嚏，连口水都跟着喷了出来。

领着阿小的这个男人高大异常，脸色若隐若现，迈着大步只顾往前走，阿小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，好几次险些被对面来的人碰倒。阿小伸出手轻轻拉住这人的衣角跟着。这时听见有人从对面骂骂咧咧地走来，阿小抬头一看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对面走来的这个人胡子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绿莹莹的眼睛，头顶上光光的，四周却围了一圈羊毛卷似的红头发。他的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阿小不懂的话，双手夸张地挥在空气中，走近阿小时，突然放慢了脚步，像是想从口袋里掏出什么，阿小本能地闪到一边，却被一条伸过来的腿绊了个趔趄。

“春旺!?”阿小惊喜地叫了出来。

春旺收回腿，摸摸阿小尖溜溜的脑袋说：“你也上来了。”

春旺还是那个春旺，只是大了几号，嗓门也变得又粗又哑，脸倒是比以前白净了许多。阿小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要扑到春旺的怀里。但还没容他作出这个举动，阿小的手里就被塞来一团白色的东西。阿小低头一看，是厚厚的一个棉花样的东西，两头都系着带子。阿小抬头，却见给他东西的大胡子已走过去了。

春旺把这团棉花网团好，塞到阿小的口袋里。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递到牵领阿小的那个人手里，说：“我带他去吧。”

阿小注意到，春旺说话时与在家里不大一样了。舌头顶上总是一卷一卷的。

让春旺拉着手，阿小的心里踏实多了。他问春旺还要走多远。春旺歪着嘴角向车厢顶上扫了一眼，回头说，走累了我们就休息。

阿小看了看旁边，左侧是一间间紧闭着门的灶房那么宽的房子，从来没有见一个人从这些门里走出来。右侧是银白的墙壁，上面大大小小的都是窗户。阿小伸出手一摸，才发现窗户连同灰色的窗帘都是画上去的。窗户里没有风景，黑糊糊一片，看起来总是在夜里。